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八十回 顧長壽迷魂破詭計 李冠英仗義斷官司

卻說魏企仁和長壽計議停當，次日便和慧兒告辭了顧忠，逕自去了。臨行慧兒不免有些戀戀，顧忠還叫她改日再來，只有長壽和企仁兩人心中暗自好笑，以為再來時，只怕你老人家已經投了胎呢。顧忠哪裡夢想得到？見他兩小夫婦去後，依然享著他的閒福。獨有長壽，眼巴巴的盼著企仁寄東西來，又怕接在老兒手裡，每日總到門首盼望，這一日居然被他盼望到手。看是一個極小的玻璃瓶子，裝璜得極為華麗。仔細一看，卻明明是個玫瑰香水瓶兒，面上還貼著一朵玫瑰花牌子。向塞子上邊聞聞，竟是玫瑰香氣，不禁跌足道：「誤事！誤事！這個定是拿錯了慧兒的香水寄來，哪裡是什麼迷藥？若是迷藥，我聞著哪有不頭脹的道理？真正是誤事！」繼而又笑道：「管他呢，他送給我一瓶兒香水，我也落得受用。這香氣不是和慧兒身上的一樣？我聞到這個氣味，我心裡便好像心花兒一朵朵的開了似的。我拿去藏在枕邊，倒有趣兒。」想著，便自回房，心裡又胡思亂想了一會。繼而忽又疑惑起來道：「說不定就是迷藥，但是迷藥又不該聞著毫不覺得。光景隔著塞兒聞的緣故。我想企仁說，聞多了才會回不過來，那麼我如果稍微聞一點兒，便真是迷藥，也不過打一會兒瞌睡，有什麼要緊？」想到這裡，便把塞子打開，先遠遠的嗅一嗅，竟是香水，便打鼻子湊近去再嗅一嗅，愈覺得真是香水，一毫也不覺得。不覺笑了起來，仍把瓶子蓋好，推過一邊站起來，卻不妨一個頭暈栽倒地板上去。

只聽一聲響，顧忠當是什麼，忙進來看時，見長壽跌了，忙去扶他。哪裡扶得起？向他臉上一看，兩個眼珠兒呆在中間，好像沒了光的一般。嚇得顧忠只當他著了邪魔，忙向長壽耳邊叫道：「長壽，你怎麼了？」禁這一問，長壽竟似中了催眠術一般，只見魏企仁在自己面前問他，因道：「你怎麼寄錯了一瓶子香水？」顧忠看他神色不對，當是見了鬼，又問道：「你和誰講話呢？你講的我不懂。」長壽還是當企仁問他，因發急道：「怎麼說？不是你教我拿迷藥迷殺那老頭子嗎？」顧忠益發駭異道：「誰教你謀殺誰？」長壽眼裡忽然換了一個慧兒問他，因答道：「慧兒姐，你不知道呢，你企仁和我講好的謀殺你外公，得了全哥的產業，分給我一股呢。」顧忠聽見這話，好似當頭一棒，忙道：「你這話從哪裡講起？」長壽還只見是慧兒問他，因道：「你不信，我有企仁親筆寫的筆據呢，我拿給你瞧。」說著，竟自伸手向褲袋裡掏出那張證券來，向空亂塞。顧忠接過來一看，眼見得不是囂話，分明顧氏祖宗附在他身上，不禁跪在地下叩頭不迭。長壽還自喃喃道：「這會子你可信了，不過不把老兒治死了，他活著總不方便。」顧忠聽說這話，打一個寒噤，厲聲道：「你這傷天害理的畜生，主意到底是誰起的？」此時長壽忽換了幻像，見是一位金甲神人，手擎著巨斧向他喝問。知道欺瞞不過，便抖索索的從頭背起，一絲不漏。

看官你道真是菩薩祖宗顯了靈嗎？原來不是。大凡一個人著了迷，他那神經便失了感覺，任你用刀子割他，也不知道疼痛，只是向他耳邊去講不得話。若是講了什麼，他眼前便幻出什麼景象。有時一個人在病中，發燒得厲害時候，也是如此。日本有一種催眠術，卻不用藥，拿一個小球桿兒，放在人的眼前，叫他注眼看著。他把這球兒漸漸漸遠，那人的眼光也跟了遠去。一時也會迷了過去。迷了之後，問他什麼，他便會盡情對答，把心裡所想，眼前所幻的都講了出來，這是心裡上的講究。

顧忠哪裡曉得？還道祖宗菩薩顯靈，只把長壽和企仁兩個恨入骨髓。又想長壽究竟忍心害理，想謀死自己，益發恨如切齒。當下叫幾個佃戶到來，把長壽用根繩子捆起，自己拿了那張證券，投報吳縣衙門裡來。

吳縣不是別個，便是李冠英，聽得這等的事，駭異到了萬分。立即升堂，先把顧忠傳上來問過。顧忠說明就裡，又把魏企仁寫的證券呈上。冠英看了，便叫站堂的用冷水噴醒了長壽，帶上來問，長壽猛醒過來，好似做了一場怪夢。眼見得兩旁站著衙役，上面坐一個官兒，旁邊還站著一個顧忠。不禁吃了一驚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難道還在這裡做夢？」那兩旁衙役早喝起一片聲堂威。上面李冠英把驚堂一拍道：「混帳東西，先帶下去打了再問。」早聽兩邊差役應一聲喏，閃出兩個人來，一把揪下堂去掀倒，一個擰著辮子，一個按住腰脊，兩個刑杖蹲在兩邊，一二十的打了起來。打的長壽叫痛不迭。兩腿上好似雪片兒黏上一般，又冷又熱。好一會子，堂上叫「放上來」，那刑杖手還狠狠的添上兩下，方住了手。

長壽站了起來，一手塞著褲腰，一手揮著淚，一蹶一拐的走到堂上跪下。李冠英把那張證券擲下去給他看，因道：「你把你和魏企仁怎麼商量，怎麼圖謀你寄父的，一一照直供來。倘還敢狡賴一字半句，再仔細你的皮肉。」長壽眼見得事已敗露，便一五一十的直供不諱。招房一面彙了口供。李冠英道：「你和魏企仁怎麼樣約著？叫你寄信到哪兒去通知？」長壽道：「原和慧兒約在日本東京村上旅館裡的。後來企仁改在上海虹口百來旅館裡等信。」冠英道：「你知道這個罪名嗎？你現在還算是下手未成的從犯，那造意的首犯便是魏企仁。如果魏企仁走了，你就沒處推諉，少不得首犯就是你了。我如今把點子恩點與你，你快寫封信兒，只說你寄父已經死了，教他轉蘇州來。」長壽道：「這個使得，但是企仁原說得了我的信，仍要往日本去轉了才回來的。」因把他們想從葉魁那裡繞道兒的意思說了。冠英點點頭兒因道：「那也另有個辦法。值堂的，你把那證券附了券，把長壽帶去收監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早呈上一塊監牌。寫好長壽的名字。冠英就標上朱，一面提牢房早把長壽上了頸鏈，一手接了監牌，一手牽了長壽下去。

冠英又叫值日差隨同顧忠去把那藥瓶取來存案。當下退堂進去，先到書房裡和白劍秋講了，叫他辦一角關提文書去到上海，提那魏企仁、薛慧兒兩個。劍秋領命，冠英便到上房裡來，將這番怪事，告知他夫人白素秋，素秋聽得呆了，說：「天下竟有這種險詐的事。要不是長壽自家敗露，那顧忠的性命怕不早結果了？」冠英道：「這也是顧府上謾藏海盜的緣故。兩位姐兒既然都已嫁了杭州去，就早該把這裡產業分折了妝並過去。那全哥兒再也不會得還在人世。這會子忽然登起招尋的告白來，分明引鬼挪揄。我想蘧仙和寶珠，都還有些孩子氣，乾不了正經。這件事總得文老和沈左老兩個作主。索性給他分作三股，一股留著，做了顧氏的祭產，兩股給他兩姊妹兒分了妥當。將來眉仙、浣花誰先有孩子，把一個做了顧全的後人，也就罷了。」素秋道：「早該如此。只因眉仙和浣花兩個都不肯自己出至，蘧仙和寶珠又不便啟齒，所以大家水攔著。你既有這個意思，好在眼前出了這一番亂子，你便寫封信去給文老爺和沈左裏商量也是該派的，算不得好管人家的閒事。」

冠英點首，便自到簽押房去寫信，加上封著人送去，一面把顧忠傳來，說知此意。顧忠甚合己意，忙跪倒地下叩頭，說：「替先老爺叩謝顧氏有後，都是大老爺恩典所賜。」回去便把一應田房產地開下清單，呈送到案。

不幾天，魏企仁和薛慧兒都已關提到來。過了一堂，人證確鑿，抵賴不去。冠英便和劍秋商量彙供通詳。一面秦文和沈左裏信轉，請冠英替他們作主，無不樂從。

當下冠英便教劍秋一並敘入詳稿，劍秋答應，自去起草。次日送給冠英看時，只見上面寫道：「為詳請事，案據顧忠報稱：伊幼主顧全，於十二歲時，乘倪錦福船前赴維揚，途次翻舟被難，曾在吳縣報存有案。卷查屬實。迄已七年，杳無蹤跡。伊芝珊等兄弟三房，長次兩房，並無子嗣，長房一女，嫁歸秦氏。次房一女，嫁歸盛氏。三房一子既顧全，所有祖遺產業，向未分折。已嫁二女，癡念顧全或在人世，爰一面登報招尋，而以所有財產悉交顧忠管理。詎顧忠有外孫女薛慧兒，起意圖財，教令其夫魏企仁，冒為顧全。轉恐顧忠義不肯為，串同顧忠之義子長壽，令其下手毒○顧忠，並由魏企仁預用顧全名字，出立證券。允許長壽於事成之後，分給財產三分之一。經顧忠察破，扭送長壽前來，訊供不諱。續提魏企仁、薛慧兒到案，質凡證券，筆跡分明，毒藥尚在，亦各不諱。」

據此，魏企仁為造意首犯，照謀殺人而行而未曾傷人例，擬徒之年，長壽擬照為從例，處十等罰。薛慧兒擬照詐教誘人犯法例，與魏企仁同罪。至薛慧兒供稱，只圖謀財，未圖害命，保非狡辯，是以未敢任聽。避就擅為出入，除暫一並收禁外，所擬是否有當，理合具詳，呈乞察奪批示施行。再查顧氏譜牒，並無同宗昭穆周親支屬等堪為應繼，照例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，應有所有親女承受。顧忠以危難身經，不敢再任保管之職。經知縣商同二女夫屬，嗣後二女，孰先得子，即以承繼顧全為嗣。現將所有

財產，劃分三股，一股提為顧氏祭產，將來由顧全嗣子承受。餘則二女各得其一。俱經各該夫屬允願取結備案，合併陳明，為此俱詳，伏乞照詳施行。」

冠英看了說：「照這樣詳出去就好。不過薛慧兒的罪名重了一點。」劍秋笑道：「還輕呢，若擬重一點兒，便是絞罪呢。照這樣還是咱們積的陰德。一個女孩子家，起這麼一個隱謀詭計簡直是死有餘辜。所以遇到這種上面，便不能還存起一個憐香惜玉的心來。」冠英不禁笑了，便叫劍秋發房寫去。

顧忠聽得長壽只擬了一個十等罰，自己外孫女兒倒徒上三年，不免有些不平。便鑽條門路進去，求太太作主。素秋本在二堂背後，暗地裡見過慧兒，長得怪可憐的，因便替他和冠英說了，冠英原有此意，因被劍秋嘲笑這幾句，不好意思親口講去，只叫素秋把他哥子自講。果然太太的話靈。劍秋就把慧兒科了個不應為的重律，處八等罰。把長壽改重了些。比照用毒藥殺人買而未用的例，也徒三年。便裝成宗卷，出祥定案。正是：

世事但憑反覆手，美人都有愛憐心。